

鲁迅关于李贽及其批点《水浒传》的一些论述

……意者此种故事，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，虽或已有种种书本，而失之简略，或多舛迕，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，缀为巨帙，使较有条理，可观览，是为后来之大部《水浒传》。其缀集者，或曰罗贯中（王圻田汝成郎瑛说），或曰施耐庵（胡应麟说），或曰施作罗编（李贽说），或曰施作罗续（金人瑞说）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；元明传来之讲史（下）

……一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。前署“钱塘施耐庵的本，罗贯中编次”（《百川书志》六）。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，“前有汪太函序，托名天都外臣者”（《野获编》五）。今未见。别有本亦一百回，有李贽序及批点，殆即出郭氏本，而改题为“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。”然今亦难得，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（一七二八）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九年（一七五九）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，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，与百十五回本同；第五回于鲁达有“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，证果江南第一州”之语，即指六和坐化故事，则结束当亦无异。惟于文辞，乃大有增删，几乎改观，除去恶诗，增益骈语；描写亦愈入细微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；元明传来之讲史（下）

……一百二十回本《忠义水滸全书》。亦题“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，”与李贽序百回本同。首有楚人杨定

序，自云事李卓吾，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；次发凡十条；次为《宣和遗事》中之梁山冻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。全书自首至受招安，³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，破辽小异，且少诗词，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，而收方腊又悉同。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，特于字句稍有更定……诗词又较多，则为刊时增入，……亦有李贽评，与百回本不同，而两皆舛陋，盖即叶昼辈所伪托（详见《书影》一）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：“元明传来之讲史（下）”

李贽：与焦弱侯（摘录）

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，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；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。又恐弟死，书无交阁处，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，亦祇为不忍此数种书耳。有可交付处，即死自瞑目，不必待得奇士然后瞑目也。《水浒传》批点得甚快活人，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涂抹改窜得更妙。念世间无有读得李氏所观看的书者，况此间乎！惟有袁中夫可以读我书，我书当尽与之，然性懒散不收拾，计此书入手，随当散失。呜呼！此书至有形粗物，尚徬徨无寄，况妙精明心哉！已矣！已矣！

见《续焚书》卷一“与焦弱侯”

闻有《水浒传》，无念欲之，幸寄与之，虽非原本亦可；然非原本，真不中用矣。

见《李温陵集》卷四“复焦弱侯”

李贽：童心说（摘录）
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，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虽工，于我何与，岂非以假人言假言，而事假事文假文乎？盖其人既假，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，则假人喜；以假事与假人道，则假人喜；以假文与假人谈，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，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，矮人何辩也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，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，又岂少哉！何也？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，则道理不行，闻见不立，无时不文，无人不文，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，诗何必古选，文何必先秦。降而为六朝，变而为近体，又变而为传奇，变而为院本，为杂剧，为《西厢曲》，为《水浒传》，为今之举子业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，更说什么《六经》，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？

《焚书》卷三

李贽：出象评点《忠义水浒全书》发凡

一、传始于左氏，论者犹谓其失之诬，况稗说乎！顾意主劝惩，虽诬而不为罪。今世小说家杂出，多离经叛道，不可为训。间有借题说法，以杀盗淫妄，行警醒之意者；或订拾而非全书，或捏饰而非习见，虽动喜新之目，实伤雅道之亡，何若此书之为正耶？昔贤比于班马，余谓进于丘明，殆有春秋之遗意焉，故允宜称传。

一、梁山泊属山东兗州府，志作冻，称八百里，张之也。然昔人欲平此泊，而难于贮水，则亦不小矣。传不言梁山，不言宋江，以非贼地，非贼人，故仅以“水浒”名之。——浒，水涯也，虚其辞也。盖明率土王臣，江非敢据有此泊也。其居海滨之思乎？罗氏之命名微矣！

一、忠义者，事君处友之善物也。不忠不义，其人虽生已朽，而其言虽美弗传。此一百八人者，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；此百廿回者，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。失之于正史，求之于稗官；失之于衣冠，求之于草野。盖欲以动君子，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，故李氏复加“忠义”二字，有以也夫。

一、书尚评点，以能通作者之意，开览者之心也。得则如着毛点睛，毕露神采；失则如批颊涂面，污辱本来，非可苟而已也。今于一部之旨趣，一回之警策，一句一字之精神，无不拈出，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，有关于世道，有益于

文章，与向来坊刻，夔乎不同。如按曲谱而中节，针铜人而中穴，笔头有舌有眼，使人可见可闻，斯评点所最贵者耳。

一、此书曲尽情状，已为写生，而复益之以绘事，不几赘乎？虽然，于琴见文，于墙见尧，几人哉？是以云台凌烟之画，幽风流民之图，能使观者感奋非思，神情如对，则像固不可以已也。今别出新裁，不依旧样，或特标于目外，或叠采于回中，但拔其尤，不以多为贵也。

一、古本有罗氏“致语”，相传“灯花婆婆”等事，既不可复见；乃后人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，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，皆失。郭武定本，即旧本，移置閤婆事，甚善；其于寇中去王、田而加辽国，犹是小家照应之法。不知大手笔者，正不尔尔，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，此所以异于诸小说，而为小说之圣也欤！

一、旧本去诗词之烦芜——一虑事绪之断，一虑眼路之迷，颇直截清明。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，顿挫文情者，又未可尽除。兹复为增定：或掣原本而进所有，或逆古意而去所无，惟周劝惩，兼善戏谑，要使览者动心解颐，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。

一、订文音字，旧本亦具有功力，然淆讹舛驳处尚多，如首引一词，便有四谬。试以此刻对勘旧本，可知其余。至如耐之为奈，躁之为燥，犹云书错。若溷“戴”作“带”，溷“煞”作“杀”，溷“闷”作“拴”，“冲”“衝”之无分，“迢”“竟”之莫辨，遂属义乖，如此者，更难枚举。今悉校改，其音缀字下，虽便寓目，然大小断续，通人所嫌，故总次回尾，以便翻查。回远者例观，音异者别出。若半字可读，俗义可通者，或用略焉。

一、立言者必有所本，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，原不必

取证他书。况《宋鉴》及《宣和遗事》姓名人数，实有可征，又《七修类纂》亦载姓名，述贯中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今以二文并简，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，亦便览记，以助谈资。

一、纪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钩玄，传中李逵已有提为《寿张传》者矣。如鲁达、林冲、武松、石秀、张顺、李俊、燕青等，俱可别作一传，以见始末。至字句之隽好，即方言谑詈，足动人心，今特揭出，见此书碎金，拾之不尽。坡翁谓：“读书之法，当每次作一意求之”，小说尚有如此之美，况正史乎？

新镌李氏藏本《忠义水浒全书》，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
(即一百廿回本)

李贽：《忠义水浒传》序

太史公曰：“说难、孤愤，贤圣发愤之所作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古之贤圣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？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所作也。盖自宋室不竞，冠履倒施，大贤处下，不肖处上。黜致夷狄处上，中原处下，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，纳币称臣，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。施、罗二公身在元，心在宋；虽生元日，实愤宋事。是故愤二帝之北狩，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；愤南渡之苟安，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。敢问泄愤者谁乎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，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。是故施、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。

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？其故可知也。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。今夫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，理也。若以小贤役人，而以大贤役于人，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？是犹以小力缚人，而使大力者缚于人，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？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。则谓水浒之众，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。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。今观一百单八人者，同功同过，同死同生，其忠义之心，犹之乎宋公明也。独宋公明者，身居水浒之中，心在朝廷之上，一意招安，专图报国，卒之于犯大难，成大功，服毒自缢，同死而不辞，则忠义之烈也！真是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，故能结义梁山，为一百单八人之主。最后南

征方腊，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；又智深坐化于六和，燕青涕泣而辞主，二童就计于“混江”。宋公明非不知也，以为见几明哲，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，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。是之谓宋公明也，是以谓之忠义也，传其可无作欤！传其可不读欤！

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，一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。贤宰相不可以不读，一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于水浒，而皆在于朝廷矣。兵部掌军国之枢，督府专 阃 外之寄，是又不可以不读也，苟一日而读此传，则忠义不在水浒，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。否则不在朝廷，不在君侧，不在干城腹心，乌乎在？在水浒。此传之所为发愤矣。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，用兵者籍其谋画，要以各见所长，乌睹所谓忠义者哉！

《焚书》卷三

明容与堂刻本
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
（一百回）
评语、批语摘录

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，洪太尉误走妖魔

〔小说大意〕宋仁宗皇帝听说京师瘟疫盛行，慌了手脚，急救翰林院随即下诏，“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。”

〔夹批〕“圣主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皇帝复会百官计议，参知政事范仲淹奏曰：“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

〔眉批〕“冤我小范老子。”〔夹批〕“冤一枉，冤一枉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宋仁宗皇帝着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（道士）入京祈禳瘟疫。

〔眉批〕“瘟疫盛行，为官为相底无调燮手段，反去求一道士，可笑，可笑。”

〔本回总评〕“李载贇曰：《水浒传》事节都是假的，说来却似逼真，所以为妙。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，真钝汉也，何堪与施耐庵、罗贯中作奴！”

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〔小说大意〕洪太尉打开锁魔殿，跑走了“妖魔”，莫知所措，便问真人跑走的是什么妖魔。真人说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说，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

〔夹批〕“何不早说？”

〔小说大意〕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皇帝知而见责。

〔夹批〕“何不对天子说道遇洪而开？”

〔小说原文〕高俅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颇能诗书词赋，若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行、忠、良，却是不会。

〔夹批〕“这不只高俅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高俅当上了殿帅府太尉，上任之日，挟嫌要打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王进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，对娘说知此事。母子二人相抱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”（〔夹批〕“高。”）

〔眉批〕“贤母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王进母子二人逃出东京，在路上走了一月有余。一天，在一所庄院里投宿，王母心疼病发，史太公留他们在“庄上服药，住了五七日。”

〔眉批〕“好个贤地主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史太公叫王进使一棒教他儿子，王进说只怕冲撞令郎不好看，太公说，不妨，打折了手脚也是他“自作自受。”（〔夹批〕“贤父！”）王进使棒，那后生看了拿棒滚将入来，迳奔王进。（〔夹批〕“此子可教。”）王进只一缴，那后生的棒丢了，起来后对王进便拜。（〔夹批〕“也服善。”）

〔小说大意〕王进对史太公说，既然令郎肯学，我一力奉教，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。

〔眉批〕“如今世上，那一件不是花棒？那一件上阵用得的可叹，可叹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少华山头领商议攻打华阴县，朱武、杨春怕史进英勇，敌不过，不敢从史家村走。陈达叫起来，说，

你们俩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他再英勇也只一个人，不是三头六臂！（〔夹批〕“是。”）

〔眉批〕“这人通得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陈达战败被擒，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，双双跪下，擎着两眼泪。朱武哭道：小人等上山落草，当初发愿道，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，虽不及关、张、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今日小弟陈达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，今来一逞就死。（〔夹批〕“好个神机军师妙计，只是如此。”）

〔眉批〕“神机军师朱武真个好计，第一策只是投降而已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史进听了寻思道：“他们直恁义气，我若拿他去，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。”（〔夹批〕“真豪杰。”）史进道：“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，我若送了你们，不是好汉，我放陈达还你如何？”（〔夹批〕“真英雄！”）

〔小说大意〕史进叫庄客王四送信到少华山，约朱武等三人中秋夜，来庄上赏月饮酒。王四喝醉了酒，把朱武回信丢失，回来对史进说：“三个头领要写回书，却是小人道，既然准来赴席，何必回书？小人又有杯酒，路上恐有些失支脱落，不是要处。”史进听了大喜（〔夹批〕“分明是供状了，还喜甚么！”），说道：“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。”

〔眉批〕“好个赛伯当！”

〔本回总评〕“李秃翁曰：史进是个汉子，只是朱武这样军师忒难些。”

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〔小说大意〕史进、朱武等杀退了华阴县官兵，放火烧

庄，跑上少华山。朱武留史进在此落草，史进道：“我是个清白好汉，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污点！你劝我落草，再也休题（提）！”

〔夹批〕“既如此矣，何故到此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提辖见史进师父，便叫一同喝酒，李忠说等我讨回卖膏药钱才一同去，鲁达说，谁奈烦你去！

〔夹批〕“直人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金翠莲向鲁达诉说她父女受苦事：郑屠见她有点姿色，要出三千贯买她为妾，终占她为妾，但钱没给，三个月后金被郑的大老婆赶出来，还要向她父女讨三千贯钱……。

〔眉批〕“世上都如此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达听说那郑大官人原来就是杀猪的郑屠，大骂一顿，对李忠、史进说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。”（〔夹批〕“佛。”）

〔眉批〕“真忠义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达便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，你有银子借些与俺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

〔眉批〕“大丈夫，真男子！”

〔小说原文〕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，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！”（〔夹批〕“真爽利。”）

〔眉批〕“这个人会募缘，合作个和尚。”

〔小说原文〕“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的睡了。”

〔夹批〕“活佛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达叫金老父女挑行李还乡去，店小二不肯放，鲁达把店小二打了一巴掌又一拳，打得口中吐血，还掉了两个门牙。（〔夹批〕“不是。”）鲁达还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金老父女，“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公去的远了，方才起身。”

〔夹批〕“佛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金氏父女走后，鲁达等人到状元桥找郑屠麻烦，要他自己切肉给他。先是要没半点肥的精肉十斤切做臊子。……那店小二正要来向郑屠报告金老父女走的事，见鲁达在此，不敢进拢来，只远远地站在房檐下。

〔眉批〕“既放金老父子去了，便该罢了，不必又来郑屠家寻事。”“虽然是寻事，实是有趣。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达要了十斤没半点肥的精肉切成臊子，又要了十斤没有半点精的肥肉切成臊子。之后，还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切成臊子。郑屠说，这不是特地来消遣我？鲁达跳起来说，洒家就是特地消遣你！说着把两个十斤的臊子劈面打过去，象是“下了一阵肉雨。”（〔夹批〕“好文章！”）

〔眉批〕“肉雨两字恁地形容，从未经人道过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郑屠大怒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出来，（〔夹批〕“也只得如此。”）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要揪鲁达，被鲁提辖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，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，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。郑屠口里只叫打得好，（〔夹批〕“画。”）鲁达骂道：“直娘贼，还敢应口？”提起拳头来，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眦缝裂，乌珠迸出。郑屠当不过，讨饶，鲁达喝道：“咄，你是个破落户，

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〔〔夹批〕“妙。”〕，你如何叫俺讨饶，洒家却不饶你。”又只一拳，太阳上正着……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，动旦不得。

〔眉批〕“好文章，好文章，令人手舞足蹈！”

〔小说大意〕鲁达见郑屠不动弹了，寻思道，只望痛打他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，洒家又吃官司，又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走开。他拔步便走，回头指着郑屠尸道：“你诈死！”〔〔夹批〕“妙。”〕一边骂，一边大步走了。

〔眉批〕“仁人，智人，勇人，圣人，神人，菩萨，罗汉，佛！”

〔本回总评〕“李和尚曰：描画鲁智深，千古若活，真是传神写照妙手。且《水浒传》文字妙绝千古，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。如鲁智深、李逵、武松、阮小七、石秀、呼延灼、刘唐等众人，都是急性的。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，各有光景，各有家数，各有身份，一毫不差，半些不混，读去自有分辨，不必见其姓名，一睹事实，就知某人某人也。读者亦以为然乎？读者即不以为然，李卓老自以为然，不易也。”

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

〔小说原文〕智真长老请员外并鲁达到方丈处，长老邀员外向客席而坐，鲁达便去下首坐在禅椅上。（〔夹批〕“佛”。）员外对鲁达附耳低言：你在这里出家如何便对长老坐地？鲁达道：“洒家不省得”。起身立在员外肩下面前首座。

〔眉批〕“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。”